

庄子、诗人、梦和酒

ZHUANGZISHIRENMENGHEJIU

班友书 著

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

—— 马克思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庄子、诗人、梦和酒

班友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诗人、梦和酒/班友书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06

ISBN 7-5059-2644-6

I.庄… II.班… III.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1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201 号

书 名	庄子、诗人、梦和酒
作 者	班友书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 刷	北京华龙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25
版 次	2004 年 0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644-6/I·1766
定 价	21.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小 序

也许是家庭环境影响,我自幼便爱好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和绘画。童年进过私塾,读的是四书、古文观止、千家诗。到中学阶段,唐诗、宋词,便成了我的课外必修读物。进大学后,又从事新文学创作,兼习民间文学。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自由活动空间大。一方面热衷于写作古典诗词;一方面又写小说、新诗、散文。所以当年同学,都知道我是学文学的。但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又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九四九年以后,我被调离学校,放下粉笔,改变了航向,从事戏曲创作,整天都得和生、旦、净、丑、末打交道。这真是山东驴子学马叫,不叫也得叫。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我是“打本子”的,古代谓之“书会文人”是也。

由于我和古典文学,自幼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积习较深。一旦遇见自己熟悉的或感兴趣的题材,总不免故态复萌,忍不住要舞文弄墨一番。本集中所收的二十多篇文章,便是我在半个世纪中利用工作余暇拼凑出来的。其中除《花蕊夫人宫词》一文初稿作于1948年高雄女中;首篇《庄子、诗人、梦和酒》作于八十年代初而外,其他文章大多是进入古稀之年以后的作品。因文革十年,斯文扫地,我什么也没有写,非不为也,势不能也。复巢之下,焉有完卵。

退休之后,有了余暇,感到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于是又拿起了笔杆。为了应芜湖《晚晴》诗刊之约,开始为他们撰写

有关诗学方面的文章,结合我数十年创作古典诗词的一些不成熟的体会,由他们分期发表。这部分文章,将近全集分量之半。所以如此,也是有感于近十多年来,文坛活跃的旧体诗作者,风起云涌,大有吃掉新诗垄断诗坛之势。这且不言。我认为让学诗者都懂得点基本诗歌常识,是有必要的。说穿了无非是声律学中的四声平仄,小道一桩,不足为奇。不过目前大学文科的学生中,未必都能懂得这个入门小道。如果将来从事教学,又如何能以昏昏使人昭昭呢?而不能懂得四声平仄,不仅不能进入诗词创作的大门,恐怕就连欣赏也是隔靴搔痒呢!

其次便是有关古代诗人的文章七篇,乃是在出版了《历代女性诗歌粹编》之后,感到其中“解说”部分,很多未能尽言,于是又翻阅资料,东撮西缀,敷衍成篇,大多由《晚晴》发表,也可能贻笑方家,但愿不嗤之以鼻就好。

再就是其他不同的内容十三篇。其弊在杂。但我的兴趣又常是偏向于杂,我总以为做学问不能单打一,从庄子、李白到通俗文学;从潘安、杨广到《红楼梦》中的妙玉。甚至连“挽歌”这样一个稀有品种,我也尝试考述一下。此外还有关于艺术形式美问题的浅谈。当然,杂的弊又易流于肤浅,缺乏力度和深度。但“挟太山以超北海”谈何容易。只盼能在这块小小的精神生产园地里,反映出一点多元文化的色彩,不伤风感冒,也就满足了。我相信任何物质财富终会烟消云散,只有精神财富才是永恒的。

苏轼诗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而今我已是江湖白发老书生了,就让这“无痕”变为“雁过留声”吧。是为序。

2003年元月于合肥

目 录

小 序	(1)
庄子、诗人、梦和酒	(1)
漫谈我国古典诗歌中语音与乐音的关系	
一、一个简略的历史回顾	(22)
二、缘词寻声话古诗	(28)
三、语乐嬗变 再话风骚	(37)
四、语音的基础 入门的钥匙	(41)
五、欲识语音美 还须谙粘对	(46)
六、漫随韵语话阳秋	(54)
借鉴三谈	
上 篇	(65)
中 篇	(77)
下 篇	(81)
结束语	(85)
借鉴举隅(附录)	(87)
反映帝王宫廷生活的史诗	
——宫词女诗人花蕊夫人	(129)

涂山女和她的《侯人歌》

——我国最古老的原始情歌 (144)

《越人歌》的传说及其作者

——我国最古的一首译诗 (152)

女史艳传关盼盼 遗诗真伪费猜疑 (156)

亡宋少帝赵焜之死 (163)

因看河北月、忽忆海东云

——亡宋女诗人王清惠二三事 (168)

有感于“赝品”、“精品” (178)

“斜阳古柳赵家庄”一诗作者是谁？

——诗案例谈 (182)

杨广其人其诗 (188)

小楼无那听风雨，且话当年旧板桥

——南曲第一顾横波 (195)

小楼无那听风雨，且话当年旧板桥

——陈圆圆与冒辟疆的浮生一梦 (201)

元好问论诗绝句(之一) (211)

大观园中的第三号才女——妙玉

——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 (216)

岳阳楼琐忆 (223)

我省晚清文人画家——陶昉 (229)

挽歌考述

一、“挽歌”名称的由来 (231)

二、“挽歌”溯源 (233)

三、“挽歌”的演变 (238)

佛教 世俗文化 通俗文学 (245)

浅谈有关艺术形式美的几个问题

一、形式和形式美	(260)
二、形式美和自然美	(262)
三、形式美与艺术创造	(263)
四、形式美与形式主义	(265)
五、构成形式美的自然材料	(267)
六、形式美的艺术规律	(277)

庄子、诗人、梦和酒

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

——马克思

庄子是我国战国后期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在诸子百家中算得是一位罕有的怪杰,可不像《警世通言》中把他写得像个妖道。他的著作对我国后世哲学、美学和佛道思想,传统文化的形成,知识分子的心态,尤其是对古典诗歌领域浪漫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均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对哲学没有研究,这里只想以自己的一知半解,就其影响所及,从一个侧面谈一些粗浅看法,不涉及对作家个人的全面评价,因为这后者远非个人学力所能企及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先秦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孕育伟大思想家人才备出的时代。那时的知识阶层,为适应各国诸侯、王兼并的需要,所谓“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各家学说,云蒸霞蔚,有斗争也有融合,形成一种生机勃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的“仁政”,道家的“无为”,墨子的“兼爱”,法家

的“法治”，说穿了无非是为南面王出谋划策，以一统天下。到战国时期，如孟轲说的“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实际是儒、墨、杨三分天下。庄子的思想，那时还是吃不开的。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他们需要的是霸权，土地和奴隶，是人间的一切财富。庄子的愤世嫉俗，虚无主义，悲观哲学及不与苟合的叛逆态度，当然只有靠边站。历史不可能像庄周想的那样，回到“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天地》）的原始社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到汉以后的魏、晋，天下大乱，玄学之风兴起，庄子才成了被膜拜的红人。从晋人司马彪、向秀、郭象等人为他作注开始，历经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近两千年间，为其作注解者不下二百多家，可见他在我国思想界影响之大之深。秦、汉两代不欢迎庄子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地主阶级刚刚一统了天下，正处于大有作为的上升时期，人们不需要到“无何有之乡”去寻找精神避难所。黄巾大起义，摧毁了汉家王朝，中经三国纷争，打了七八十年仗，民不聊生，白骨蔽野。到了魏晋，屠夫们打着“以孝治天下”的招牌，假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礼法尽废，人心浇漓。一般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既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也无能力阻止他们不干坏事，既不乐生，又不能死，于是藐视礼法，放浪形骸，啸傲林泉，清谈自娱，他们很自然在庄子哲学中找到了力量和源泉。如果说欧洲的颓废派在叔本华的厌世哲学中发现了共同语言，那末庄子的哲学迷宫，便成了我国封建社会愤世伤时文人的理想避风港了。

魏晋玄学和佛教思想的融入，使庄子影响得以迅速扩大，而庄子思想又助长了玄学之风。五十年代有的研究者片面地从阶级分析出发，将他划成分、定阶级，并将他的哲学体系简单地压缩为“有待—无己—无待”这样一个公式，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根据“知人论世”臧否人物的原则，应该看到庄子生当“桀宋”之

世，宋康王荒淫无道，射杀谏臣，对外又进行掠夺战争，最后落得国亡家破，使庄子感到怵目惊心。韩愈云：“物不得其平则鸣。”他于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篇》），对自三皇五帝以来所有剥削人民的统治者，均采取批判的态度，揭露的态度，否定的态度。他继承了“诗可以怨”的战斗传统，和韩非、屈原不同，他是“皇权”的彻底否定者。他指斥那些政治权谋家是：“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胠篋》）。他对那位黄昏搔尾，白昼骄人，以舐痔取得富贵的曹商，更是裂眦戟手（《列禦寇》）。他还把儒家提倡的仁义比之为“虎狼”。怪不得陈忱在《水浒后传原序》中说《庄子》是部“怒书”呢！看来他是位对黑暗现实，宇宙人生及各个学派勇于挑战的强者。他在《秋水》篇中一方面讽刺了目光短浅“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的河伯，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超然物外。请看下面这则故事：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秋水》

庄子不愿做大官，宁愿做拖着尾巴在路上爬行的乌龟。这则故事一向认为是逃世主义的典型。但这只是表象，其实质乃是为了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不愿沦为独夫们的政治工具，也是为了维护人的基本价值，包括理性和自由。这种心态在那个历史时期是可贵的。只是面对以暴易暴，又无力除暴，才曲扭了自

我走向玩世。我们切不可小看这点。自庄子始,他在我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群中竟形成一种特有的“士”的文化,“士”的心态,“士”的情感走向。以后便出现了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当然,无疑这也掺和着孔子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太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我国后世的知识分子,持清风亮节者大多以此为座右铭。愈是处于无道之世,愈能显示其精神力量。不过孔子基本上是积极用世的。他主张“学而优则仕”,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所以鲁迅说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出关〉的关》),要不然陆通何以要唱着《凤歌》劝他罢休呢。就连老子也是不排除谋南面之术为世所用的。不过观点与儒家不同罢了。

庄子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中的一项重要学说,便是对人生如梦的思辨和探索,这是他唯心主义的对世界对生活的消极反映论。他在《齐物论》里借艾封人骊姬嫁到晋国为例,说她开始是“涕泣沾襟……而后悔其泣也,”接着他无限感慨地说:“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最后,他乃以有名 的蝶梦作结,说他梦为蝴蝶,醒后为庄周,不知道他这个实体的人是蝴蝶在做梦?还是他在梦为蝴蝶?意思是说人与蝴蝶之分,不过是外形的变幻,实际上是一回事。因此他认为客观世界一切生命都不过是幻想:“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是“物化”。“已而化生,又化而死”。这与《金刚经》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倒是如出一辙。由此出发,乃形成了庄子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甚至导致悲观主义,厌世哲学。上面我曾提到《论语》中那首《凤歌》:

风兮风兮！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谏也；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但庄子在《人间世》中却将这首歌改为“风兮风兮！何如德之衰也？来者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前者认为往者已矣，但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而庄子则认为不仅往者不可追，未来也是没有希望的。加之“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在这里尽管他愤嫉地鞭答了当时的黑暗现实，但结论却是悲观的。他甚至还在“髑髅”的寓言中宣传了生的痛苦，死的欢乐，生不如死，死了比做皇帝还舒服。当庄子问髑髅可愿恢复人形再活过来？髑髅的答复是：“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至乐》）”？这和十九世纪德国厌世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所讲的：“如果你敲墓门问陈死人愿否再生？他一定向你摇首。”又是何等的相似乃尔。即使《至乐》篇为庄子学派门人所写，不也是他“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这一思想的延伸么？他这种厌世思想，不仅反映了由于统治者的长期掠夺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生的艰难，死的恐怖，也反映了部分士人对生活失去信心的绝望情绪。但庄子毕竟不能逃离地球，毕竟还是生活在七雄纷争的剑与火的激流中：“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阳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他愤怒，他悲伤，由于对有限人生的厌恶，而油然产生了对无限空间的追求，于是企图从现实生活狭的笼里冲出去，飞向一个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无何有之乡”。他的那篇《逍遥游》，名为逍遥，其实是寓沉痛于逍遥，何尝真的逍遥。与此类似的尚有出自《至乐篇》的“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历代论者都以此作为他“达观”的典型范例。其实他所唱的乃是“轱歌”，和《大宗师》中孟子反、子琴张之哭子桑户一样。很可能是当时齐鲁一带民间流行的“哭调”，乃是悲人世之无常，以歌当哭。如他所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何尝真的达观呢！不过出乎他意外的是：后世统治者竟利用他哲学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和佛、老一起作为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秩序的补充手段。因为他们深知仅仅依靠被改造的孔子思想这条精神支柱是不够的。所以唐玄宗便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并其著作曰《南华真经》，把庄子一下神化了。可笑的是庄子一生否定“皇权”，想不到却被皇帝老儿捧进了庙堂，真是极大的历史嘲弄。

侯外庐曾说：“庄子的思想，从其影响于中国士大夫的历史来看，实在不是‘异端’而是‘正统’。”（《中国思想通史》）。这话让他说对了。举凡山林隐逸，易代遗民，飘泊游子，海外逐臣，都可以从庄子书中得到默契。特别在我国诗歌史上，汉魏的悲凉，《古诗十九首》的感伤，李白的飘逸，宋词中的豪放派、江湖派，乃至明清的感伤主义，影响之大之深，确不可低估。鲁迅先生当年在论及我国知识界的精神面貌时就说过：“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浑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浑沌死’”（《论语一年》）。这当然也是他愤嫉之语，怒其不争。但也足见庄子在我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确实占有特殊地位。君不见我国历史上凡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大诗人、学者，不熟悉庄子者几乎是没的，不爱读庄文者也几乎是没的。就这点来说，尽管庄子在现实生活中是败北者，在思想上却又是胜利者。因为他把坚持自我价值和个人理想，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绝不以

妥协向权贵们作等价交换。这种可贵精神均被我国后世优秀知识分子包括思想家陈独秀在内所接受下来了。

再看庄子的文章，他确实具有浪漫主义诗人的非凡气质与丰富想像力。在他的笔下，大鹏之大，其背可以“不知其几千里也”；共翼可以若“垂天之云”。而触、蛮两国之小，只是建立在蜗牛触角上。在他的笔下，不仅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居于藐姑射之山的美丽女神（《逍遥游》）；也有极其丑陋的“颐隐于脐，肩高于顶”的畸形人支离疏（《人间世》），甚至丑的还可以幻化为美。如卫国的哀骀它，生得奇丑，但男人见了不想走，女人见了都想嫁给他（《德充符》）。还有其他一些畸人，读之不禁使人想到《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毕加索等现代派大家笔下人体错位的油画。至于其他大量的取譬喻，观察生活的细微，知识之渊博，可谓无所不窥。怪不得鲁迅赞美他“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又说“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他文章中那种丰富奇谲的浪漫主义想像，目送手挥的文风，奔腾浩瀚的气势，真如迭起的峡云，幻生的海市，变化无穷。这在司马迁的《史记》，李白、李商隐、苏轼、马致远，乃至孔尚任、蒲松龄，曹雪芹及鲁迅的文章中，都不难找到他的影子。人们常常习惯于以庄子的文，屈原的赋，李、杜的诗，张旭草书，敦煌壁画并举，认为都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瑰宝，民族的骄傲，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以为庄子的贡献在于他拓宽了诗人们广阔的视野，调动和丰富了诗人的想像力，摆脱了自我的狭隘空间，展开垂天之翼，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向更高更远的境界翱翔，为我国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的诞生，起了启蒙和催化作用。

二

谈到浪漫主义,历来就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理解,如五十年代因极左思潮的污染,就有人把它列入反现实主义范畴,这点笔者是不能苟同的。相反,如果又把它与“大跃进”的“谎言文学”等同起来,只能是浪漫主义的庸俗化。其末流将使诗人在人民的灾难面前,泯灭了天真,丧失了良知。毛泽东曾肯定过“革命的浪漫主义”,但并不等于说凡是浪漫主义都是革命的。而浪漫主义本身的发展,正如现实主义往往伴随着自然主义一样,也往往同时孕育着颓废主义,甚至导致感伤主义和神秘主义。如西欧十九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就演变成好多派别,其中就有“颓废派”,他的代表人物就是有名的波特来尔。我们国家有没有“颓废派”?恐怕也不例外,但却是个内涵更为复杂的“名士派”。因为我国浪漫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其源与流均散发着浓郁的中国乡土味。尽管中西在要求个性解放,追求理想,要求打破一切传统枷锁,“回到自然”(卢骚语)等方面有其共同之处,但像拜伦的“即使在这个苦恼的世界里,自由也一定会找到继承人”(《译自法文的颂歌》),和雪莱的“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寄西风之歌》)。似这类燃烧着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激情与召唤未来的理想的诗句,在我们国家哪怕是处于地主阶级政权高峰时期,在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作品中,也很难找到这类对未来充满信心与追求理想的诗句。相反,如果寻找那些放达、闲适、感伤、享乐、颓废的作品,倒是俯拾皆是,其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梦和酒。

“颓废”,在我国似乎是个贬义词,不似西方有时却很时髦。如十九世纪欧洲在追求浪漫的青年人中,就热衷于使自己具有

一副苍白的面容，以表示内心的抑郁与忧伤，这就是所谓的“拜伦热”（蒲力汗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至于是否嗜酒说梦？笔者可没有查证。不过在我国魏晋时期的上层士人中，颓废也是颇为时髦的，如阮籍猖狂，穷途痛哭；刘伶外出，鹿车荷铲便是。这种颓废，在他们那个政治上的黑暗时期却也包含有某种叛逆精神，所以不叫“颓废”而叫“名士风流”。流风所致，便成了“名士派”。一旦成了名士，或沾了点名士气，做诗、饮酒、说梦，便成了当行本色了。久之，遂衍为文坛佳话、词林逸事中各种笔记小说、戏曲的源泉。

我国的名士乃至成“派”，始于何时？巢父、许由算不算？楚狂、接舆算不算？伯夷、叔齐算不算？商山四皓算不算？恐怕都还没有成派吧。真正成派大概始于魏晋，当时有名的“竹林七贤”就是名士派，至少约定俗成为大家所公认，上述阮籍、刘伶便是其中成员。他们有个共同点，即饮酒赋诗，放浪形骸，蔑视权贵。尤其成了浪漫主义诗人，名士气就更重，人们名之曰“狂”，李白就一再自称为“狂”。但如撇开假象，打开他们的灵魂窗户，窥视其精神堂奥，就不难发现他们无不是外儒内庄或外庄内儒，东汉以后还渗透着佛，再后则为“禅”为“顿悟”。如不理解这些，恐怕就很难理解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三昧。追本溯源又不能不触及到庄周的影响。

早在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中，就已经吐露出人生空幻感的哀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种感伤的悲凉情调，已成了当时社会心理和创作的共同基调。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歌》，正是扬眉吐气之秋，可他起舞后仍是“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史记·高祖本纪》）。据《搜神记》六卷所载：汉代京师，“宾婚嘉会”，最后总